

梅儿文学作品选集

梦里梦外

梅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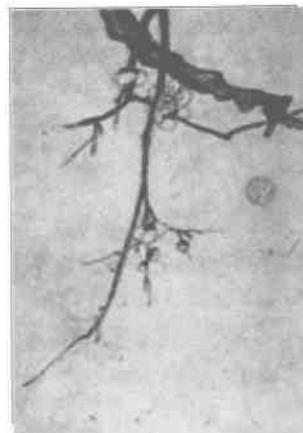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 梦里梦外

再见梅花时 我忽然对它有了一种很深切的理解 我理解它  
为什么会在凛冽寒风中笑得那么美 那种美让我心动得流泪  
朋友问我笔名 我说没有 如果一定要有 那就叫我梅花吧

梅儿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梦外/梅儿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6

(枫叶文丛)

ISBN 7-80639-515-6

I .梦… II.梅…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27749号

责任编辑： 颜 楠

封面设计： 村 人

出版： 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南岗区）

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印刷： 伊春日报社出版社发行公司

880×1230毫米 1/32 6印张 150千字

2004年12月第一版 200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639-515-6/I · 157 定价： 15.60元

# 序

李建树

曾听一位女作家说过：男人写女人，总是不如女人自己动手写得深切着明。其实作家不分男女，关键在于作品能否抵达读者的心灵。女作家自有女作家的优势，起码，她们更了解女性，也更愿意为女性说话。比如今天我想推介的这位梅儿，大约正是这样的一位女作家——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大略读出她的人生经历：念完中学后就参加工作，然后下海，作为职业经理人在宾馆、酒店等职场打拼，然后是作为自由撰稿人居家写作……但她毕竟年轻，还没有经过长期写作的磨练，也没有接受过文学创作方面的专业培训。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在动笔之前，也不大可能有酝酿得非常成熟的宏大的创作计划。但她对文学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挚爱亲近，对生活的体察更有着比一般人深入细致的烛照幽微，因而她想写，而且一开笔便出手不凡，这是事实。

由于职业关系，我与一些作者的相识、相知，大都通过文学作品与稿件。与梅儿当然也不例外。我已记不清她当初是怎么找到的我，只记得我处理的她的第一篇来稿就是如今已经收集在本书中的那一则微型小说《弱智》。红

格的稿子，用圆珠笔很着力地书写着的文字，一切都与初次投稿的业余作者无异。稿件是她自己送到编辑部的。其时她好像还在宁波市区上班，很忙的样子；我们办公室的条件又差，很挤，所以来去匆匆的，只说了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因而也就没留下太深的印象。过了好久翻看她送来的那篇来稿，不禁双眼一亮，很快便对她有了种“刮目相看”的感觉——其语言的老到以及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意蕴，均为一般初次投稿的业余作者所不能臻。这也并非是我在这里不负责任地随意替她作廉价的“吹捧”，事实是这篇小说甫一发表，立即就被在江西的《微型小说选刊》所选载——这一点，就是作为责任编辑的我也是不曾想到的。此后，作者又陆续收到像《上海故事》那样的多家外刊的约稿——事情说奇也真是奇了，反正在我多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像梅儿这样“好运气”的业余作者很少遇到，这也是事实。

这之后，她的作品渐渐多了起来，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篇篇的推出。她安居城郊，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因而也就无论争名或者逐利——她的写作真的是无“功利”的。一切就如同她在篇末的代后记中所说，她之所以爱好写作，是“从小就想当个作家”。读高中时更是把作家梦“做得天花乱坠”，参加工作后“依然追逐着‘作

## 2 梦里梦外

家”的光环”。她的执着终于有了收获。她的成功也再次印证了我常说的一句话，即文学的种了一旦在少年的心中埋下，总有一天会发芽，会茁壮成长。

梅儿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总是那样的善良、美丽、能干，但她们付出真情，收获却往往是欺骗和愚弄。也许是作者经历过太多，因而胸中就有着许多不得不写之情或不可不传之事，但她只是本着一颗真心，客观地予以状写——虽然命运对她们是那样的不公，她也决不在作品中出现那种撕心裂肺般的呼天抢地，或者发出一些愤世嫉俗的尖刻的批评。她是平和的，与人为善的，然而又是有力的。

比起小说来，我更喜欢梅儿的那些散文。篇幅不大，但篇篇玲珑剔透，并能在不经意间传达出作者的智慧与理念。如《亲情在哪里》，开头只像是在絮絮叨叨的述说，伴着一点小小的议论。忽然灵光一现，发出“为什么亲情总在那些平凡甚至卑微的人身上才体现得真实、自然和淋漓，难道亲情只属于贫穷和落后吗？”那样的疑问来，读了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又如《一天又一天》，分别写了衣、食、住、行之类可以独立成篇的几个短章，但组合起来一读，却又仿佛能窥见生命的缓慢流动。

转眼间就到了2004年的年末了，窗外正在飘着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雨的精魂”的雪。先生盛赞江南的雪，说

它“滋润美艳之至”，又说在雪野中有“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等等。我怎么会突然联想起这一些的呢？那是因为本书的作者深爱梅花，总是记着年少时老师那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名句对他们的激励。现在，她以自己的笔，通过文字的编织，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件值得祝贺的成就，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最好的回报了。是为序。

于 2004 年 12 月 30 日雪夜

（作者为宁波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文学港》主编）

# 目 录

序 ..... ( 1 )

## 中短篇小说

|             |         |
|-------------|---------|
| 梦里梦外.....   | ( 1 )   |
| 赌到尽头.....   | ( 85 )  |
| 隐身衣.....    | ( 112 ) |
| 买衣服.....    | ( 118 ) |
| 弱智.....     | ( 123 ) |
| 病入膏肓.....   | ( 126 ) |
| 便宜.....     | ( 129 ) |
| 相见不如怀念..... | ( 132 ) |
| 一枚钻戒.....   | ( 138 ) |

## 散文随笔

|            |         |
|------------|---------|
| 雪中情.....   | ( 141 ) |
| 亲情在哪里..... | ( 148 ) |

|                 |       |
|-----------------|-------|
| 一天又一天(五题) ..... | (150) |
| 吃.....          | (150) |
| 穿.....          | (152) |
| 玩.....          | (154) |
| 工作.....         | (155) |
| 回家.....         | (157) |
| 永远的朋友.....      | (158) |
| 寻找一种美丽的感觉.....  | (161) |
| 狗.....          | (163) |
| 关于风景关于人.....    | (167) |
| 爱情不是汉堡包.....    | (169) |
| <br>            |       |
| 梅儿(代后记) .....   | (171) |

## 梦里梦外

这是林倩。

她驾着她那辆“大白鲨”摩托在午夜空阔的马路上疾驰。隐匿于初秋爽风中的夜的精灵一次次地点击着她那比诗还美的心境，延续着刚刚逝去的意犹未尽的美妙。

然而，到家了。随着林倩把钥匙插入锁孔的那一刻起，那种美妙的感觉便从林倩的身上逃离了开去。那情形就像附在林倩身上的灵魂在受到某种干扰后倏地消失在夜空，让林倩突然之间陷入到一片迷茫之中。

进屋。一种冷灰色的怪调开始蛮横地剥蚀着林倩的“层层华丽”。“注视”着自己悄没声息的逐层破败，林倩所有的美感统统回落。充斥周遭的那种滥调随着时间的发酵已变成了一种刑具让林倩在委顿中发出阵阵呻吟。她把自己一下变得有点沉重的身躯“扔”到沙发上去的同时眼泪便流出来“说话”了。这是某种无奈带给她的委屈之泪。当人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存在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时，泪水总是会千方百计地冲刷由那两者所造成巨大的沟壑。

哭过之后的林倩怏怏地推开了卧室的门。呵，那又是

怎样的一种情景：丈夫乱七八糟地躺在床上。衣服乱七八糟地摊在地上。电视乱七八糟闹成一团。烟具茶盏乱七八糟地从床头柜一直杂陈到地板上。

不必说了，这幅凌乱正是她丈夫的“杰作”。这是丈夫陈一平散漫无为、不讲修养更不修边幅的表现。林倩厌烦室内的这副腔调。这副腔调吓跑了所有的温馨；扼杀了所有的浪漫。她只能憋住气，别转头，把目光直直投放在女儿那汗津津、天真烂漫的脸蛋上。那张稚气的脸多少慰藉了林倩那颗严重错位的心灵，让林倩的意识又重返了自己的这个“家”。

还得说一说林倩。

林倩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公平地说，林倩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女人。不论从外貌还是从内心，凡是世俗所认为的漂亮女人该有的，她都有：长发披肩，眉目秀丽，身材匀称，两腮光洁细腻。她还有个美丽的招牌动作：喜欢用左手两根手指头把披在左脸的长发灵巧地夹到耳朵后面，伴随着头颅的轻轻一偏，让人觉着她正在思考一件什么事情。

林倩又是个有作为的女人。

不信你可去城郊看看她经营的那家酒店。看看停在洒

店门前的那一长溜轿车，你就能想象在里面消费的那财大气粗的爷们是如何把林倩的饭店也撑得粗粗的了。要知道，那可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宁波城郊。当然，这其中不能否认前老板娘——林倩的大姨打下的基础。但她大姨为何把这么一副重担让林倩来挑呢？其中的道理，我不说大家也能想到的了。

林倩还是个时尚的女人。她会一身时尚的打扮。她还会一套时尚的玩法。诸如麻将、扑克、保龄、赛车、唱歌、跳舞，没一样不精通。玩伴们喜欢她，不论玩什么，如果她不在场，就像烧火缺了柴，那热情半天都难鼓起来。

此外，林倩还很爱看戏。她说，看越剧那样的大型戏曲片能在她的心里制造出类似于“温床”一般的东西，让她在滋生委婉细腻的同时更想入非非。

人的内心有枝叶一般繁茂的情感。人与人的内心是千差万别的，就像各个树种的枝叶，虽然都很繁茂，但形状各异。心思不同，那末，各人做的梦也就不尽相同了。

试问：你童年做梦梦到的是什么？漂亮的玩具抑或美味的点心？林倩可不是。林倩童年想梦到的是父母脸上的笑容。父母脸上的笑容远比那些玩具和点心更让林倩喜欢。那是有原因的。她想梦到父母脸上的笑容，恰恰是因

为现实中的父母脸上没有笑容。所有的，是父母那比闪电还尖锐的动作和比雷鸣还恐怖的争吵让林倩和她的妹妹林燕日复一日地像两只惊弓的小鸟抖着难以腾飞的翅膀无处躲藏。

童年过后是少年。那末，少年的你想梦到的又是什么呢？考了一百分欢天喜地回家朝父母撒娇要赏？林倩可不是。林倩做梦也会做到的是周末从老远的学校步行回家（林倩初中起就在学校寄宿了）和等在村口怀揣舍不得吃的零食翘首以待的妹妹欢乐地拥抱以及你一口我一口吃进心里的那份姐妹深情。林倩一路牵着梦的手成长。高中毕业后急切地嫁人只是因为做梦也想做到有一个能摆脱父母改变生活环境的自己的家。而那时候也许你做的才刚刚是寻找男人的梦。五彩缤纷的。但这些与林倩无缘。她是将这一些统统省略了。林倩只是分配到了一个男人。如此而已！

所以，林倩常常会想到“补课”——有机会的话一定也做它一个那样的五彩缤纷的梦。

林倩现在是那家大酒店的老板了。那酒店散座与包厢的日日饱满是林倩用心思填充的；那一张张笑逐颜开的满意阔脸是服务生用阳光服务映射出来的；那一个个圆肚是

厨师们用颠翻的大勺描绘的。员工们像模像样，老板像模像样，整个酒店像模像样。

只是他们的老板，林倩的家，却是越来越没有模样了。

丈夫陈一平自己开“货的”，白天有生意没生意随便兜几圈，早早回家在他的父母处随便蹭一顿饭就上床抽烟喝茶看电视。林倩一身疲惫地推开房门时，看到的情形就如前面所述。

刚开始时林倩还满怀希望地唠叨几句，特别是丈夫有时连脚也不洗。尤其是在冬天——因为被子里的味道会让林倩有一种同流合污的堕落感。后来，林倩觉着重复那样的话语实在有点太累，就索性避而远之了：我说你不听，躲开还不行吗？于是每每在别处挥霍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之后，就在半边床上钻进自己的寒衾直奔梦乡。丈夫注定无法起色，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修养上。丈夫的颜色永远是一种梅雨季节的颜色，这让林倩无法看到他的存在还有多少进步的希望。林倩总是在想，丈夫那英俊的脸上为什么就没有一点点的内容可供她浏览呢？她想不出，于是就不再想，只是在别的男人的脸上试图作一点点感觉上的比较，比如刘小凯。

刘小凯是撞上林倩视线最频繁的一个男人。倒不是林

倩总把视线投向他，而是刘小凯总把自己横陈在林倩的视线前，让她不能不看。

刘小凯是因为承包了酒店附近的一个近千万的商品房建筑工程才有机会撞上林倩的。好样的酒店好样的女人，没有搔首弄姿更不曾拉拉扯扯，几句得体的奉承加上几波柔美的笑眸，就让刘小凯花花绿绿的心田蹦出了一片新绿。男人一方面需要用奉承“浇灌”，让他有种越长越高的感觉，另一方面又需要用女人“装扮”，让他在长高的同时又有一种长帅的感觉。刘小凯正是这样的男人。

这个从江西黄脸婆当家的草窝里走出来的男人，先是在别人的建筑工地里打小工。也不知用什么办法，几年工夫竟混到自己承包工程当包工头的水平。刘小凯当时想：凭什么他们做包工头我当小工，整日灰头土脸的让人呼来喝去？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颠倒过来！但当小工的刘小凯嘴上并没说出来。这有点像他童年的经历。那一次，他跟村里一位像《小兵张嘎》里胖墩那样的同学吵架，被对方抢去一块橡皮还遭他一顿叽哩哇啦的骂，当时刘小凯没回嘴，因为他略作比较认为好汉不应吃眼前亏，就举着脖颈回家了。但他想：等着瞧吧！

隔了好一阵子，当这件小事大家几乎都记不起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玩了一天的“胖墩”天黑回家不见了

书包，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第二天有人跑来报告说“胖墩”的书包和书都“浮尸”于村外的小水沟里啦！没人怀疑刘小凯，因为“胖墩”在此期间又和好几个人发生过冲突甚至“流血事件”。闷声大笑的刘小凯在心里狠狠地说：“凭什么你欺负我我就不能欺负你！”

在离开老家出来打工时，24岁的刘小凯对老婆说：“你等着吧，顶多8年，我一定把你和孩子带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刘小凯为什么说了个8年而不是6年或者10年？大约他是想起了抗日战争。抗战8年我们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奋战8年怎么就实现不了这么个小小的理想呢？真是下了抗战一样的决心！

结果提前完成任务。6年。6年的工夫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只要你会用心思。终于，刘小凯从拎着泥浆桶围着墙脚转的小工发展成拎着车钥匙美女围着转的老板了。刘小凯成了那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典型的暴发户了。这种包工头通常很简单地就能拿到工程，并在短期内能获取巨额利润。他们这种简单的挣钱套路说白了就是：拉关系请客——拿到工程——再请客——工程道道过关——再请客——获取利润——再请客——再拿工程。在这里，请客是关键，请一次客化不了多少，不请客的损失却会大了去了！不但现有的工程困难重重，前途也会变得一片渺茫。

请客能排除万难，畅通财运，在花天酒地间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甚至把彼此拴在一根麻绳上。于是，歌厅舞厅酒吧宴会厅，到处充斥了包工头带领下的各路“豪杰”，大姐小姐们抢着记下包工头的手机号码，“老板！老板……”的嗲声令人毛骨悚然；包工头“埋单！埋单！”的声音响彻云霄。对于他们来说挣钱太容易了，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能挣钱，因此有钱就得使劲化，化在那些爷们身上，也化在那些妖艳的女人身上！

美女闹着转的时候，刘小凯老家的黄脸婆来宁波找他了。这出乎他的意料，也差一点乱了阵脚。但刘小凯毕竟是刘小凯，他有的是办法。更何况他发现黄脸婆的脸更“黄”了！他在心里呻吟一声，想：同枕共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对结发妻子说：“再给我剩下的二年时间，等我把房子买好了，再来接你和孩子！”刘小凯先买车子后买房子是有道理的：车子用途广，房子的光芒只照他本人，车子的光芒可以照亮许多人的眼睛。

黄脸婆走后，刘小凯不想美女了。刘小凯指的那些美女都是舞厅桑拿美容院的小姐——那些类似三陪的女人。那些女人就像西瓜的瓜瓢，生的熟的白的红的吃多了也就乏味了，他必须抓紧时间在这两年内谱写一曲真正的“华美乐章”。